

編後語

6月，鳳凰花開，滿樹如火。讓人想起，半世紀之前那場以文化之名發動的大革命，也曾把神州大地染得紅彤彤一片。今天，回首那段瘋狂歲月，有人心懷歉疚，有人大唱讚歌，更有人期待革命回潮。曾經席卷全國、震撼世界的酷烈歷史，宛如空白，任由褒貶，隨人評說。無疑，我們總是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書寫歷史，也隨着與過去對話而調整認知結構，並以此想像未來。然而，前提是歷史自身不能缺席喋聲。今年適值文革五十年，我們一連兩期推出專號，以茲紀念。知所殷鑒，不蹈覆轍，對當下一眾逐夢者尤顯重要。

本期六篇文章，圍繞文革期間毛澤東對巴黎公社的想像、派系衝突的形成機制、各式各樣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乃至樣板戲等論題，都是理解這段歷史繞不過的話題。李遜用大量事實說明巴黎公社的許多重要原則，例如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全面而直接的選舉、官員工資不能超過普通工人、取消常備軍代之以公民武裝的國民自衛軍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斷遭到拋棄。除了因為實踐中困難重重，更重要是毛澤東心目中的這個烏托邦無法保證他對權力的掌控。

派系衝突無疑是文革另一個顯眼現象。然而，這種群眾組織對立的深層原因和機制為何，有待進一步回答。樊建政、董國強以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為個案，王芳以柴油機廠為例子，展現了中央領導層、基層黨組織及派系在上海校園和工廠裏互動的複雜圖景。從兩個個案看到，引發文革期間群眾組織分化矛盾，源於官僚體系上層的內部派系鬥爭。

有論者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殺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評價文革迴避不了的話題，嚴飛和宋永毅分別從宏觀與微觀的視野引領我們再一次走進暴力現場。嚴飛利用由2,213份縣志建成的數據庫和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勾勒全國範圍「非正常死亡」的輪廓；宋永毅重新整理該套廣西省內部檔案材料，編成三十六卷《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以一個又一個的吃人案例為這個輪廓添上血肉，讀來觸目驚心。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文革暴力事件之所以頻繁出現，除了有人性獸化的因素外，更多是扭曲的政治制度使然。「景觀」欄目，楊小彥、鄭梓煜考察樣板戲《杜鵑山》的改編過程，關注三個版本呈現的性別問題，尤其是婦女解放與中國革命的特殊關係。

過去兩年，全球就一戰爆發一百年進行了反思。但在中國，相關議論顯得冷清，一戰儼然與國人無關。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徐國琦重新審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並籲請我們注意被送到歐洲十四萬華工的貢獻。唯其如此，才能認識和理解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重建中國文明及參與國際社會的心路歷程。

最後，當本期編就之時，傳來編委劉述先教授於台北遽歸道山的消息。劉教授為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自創刊即出任編委，貢獻良多，本刊同仁深表哀悼。